

DOI: 10.16305/j.1007-1334.2025.z20250221005

知母主“肢体浮肿”“下水”功效考释及变迁原因探赜

韩林笑¹, 徐爽², 李玮¹, 钟相根^{1,3}

1. 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 100029); 2. 青海大学(青海 西宁 810016); 3. 道地药材品质保障与资源持续利用全国重点实验室(北京 100700)

【摘要】《神农本草经》明确记载知母主“肢体浮肿”“下水”,然而这些功效主治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和《中药学》教材中均未提及。通过梳理历代本草、方书等古籍,同时结合文字学考证得出:知母“下水”是指“去除水肿”的功效,“肢体浮肿”是指其针对四肢的浮肿疗效最为显著,历代医家应用知母“下水”时亦以治疗四肢肿胀的记载最为突出。然而,由于知母功效表述的转变以及药效解释下医家对其清热功效的强调,知母主“肢体浮肿”“下水”之功逐渐被遗忘。因此,重新审视古存今失的中药功效是本草学发展过程中十分重要且不可避免的环节。

【关键词】 知母; 中药; 水肿; 功效; 考证

Textual research on therapeutic effects of Zhimu in treating "limb edema" and "draining water" and reasons for its evolution

HAN Linxiao¹, XU Shuang², LI Wei¹, ZHONG Xianggen^{1,3}

1.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Beijing 100029, China; 2. Qinghai University, Xining, Qinghai 810016, China; 3. State Key Laboratory for Quality Ensurance and Sustainable Use of Dao-di Herbs, Beijing 100700, China

Abstract: The *Shennong Bencao Jing* (*The Divine Farmer's Materia Medica*) clearly records the therapeutic effects of Zhimu (*Anemarrhenae Rhizoma*) in treating "limb edema" and "draining water". However, these therapeutic effects are not mentioned in the *Pharmacopoeia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r in *Chinese Materia Medica* textbooks. By reviewing ancient medical texts, including various bencao and formula books, and incorporating philological evidence, we conclude that "draining water" refers to the effect of removing edema, while "limb edema" indicates that Zhimu (*Anemarrhenae Rhizoma*) exerts its most prominent therapeutic effect specifically in alleviating edema of the limbs. Throughout history, when Zhimu (*Anemarrhenae Rhizoma*) was used for its "draining water" effect, the most prominent application recorded was in treating limb edema. However, due to shifts in the expression of its therapeutic effects and a growing emphasis on its heat-clearing effect by clinicians, the traditional indications for treating "body edema" and "draining water" have been gradually forgotten. Therefore, reviewing the therapeutic effect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 that have been lost over time is an important and inevitable aspect of the development of bencaology (the study of Chinese materia medica).

Keywords: Zhimu (*Anemarrhenae Rhizoma*); Chinese materia medica; edema; therapeutic effect; textual research

[基金项目]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 2022 年第五批全国中医临床优秀人才研修项目(国中医药人教函[2022]239 号); 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央本级重大增减支项目(2060302-2301-16)

[作者简介] 韩林笑,女,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仲景诊断治疗学纲要研究工作

[通信作者] 钟相根,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E-mail: zhongxg@bucm.edu.cn

知母为百合科植物知母 *Anemarrhena asphodeloides* Bge. 的干燥根茎,始见于《神农本草经》(以下简称《本经》):“知母,味苦寒。主消渴,热中,除邪气,肢体浮肿,下水,补不足,益气。”^{[1]62}《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0 年版):一部(以下简称《药典》)载:“知母,味苦、甘,性寒,归肺、胃、肾经,具有清热泻火、滋阴润燥之功,主治外感热病、高热烦渴、肺热燥咳、骨蒸潮热、内热消渴、肠燥便秘。”^[2]《中药学》教材对知母的记载^{[3]84}与《药典》相似。可见,知母主“肢体浮肿”“下水”之功

古存今失。这组功效为何未被后世记载?基于此问题,本研究通过考查历代本草及方书等古医籍,探求知母“下水”的具体内涵,并结合医家临床经验判断其有效性,分析其湮没原因,以期求知母在科研和临床中的应用提供参考。

1 《本经》知母主“肢体浮肿”“下水”功效意涵

1.1 “下水”指“去除水肿”的功效

《本经》所载药物的功效主治中,除“下水”外,尚有“下大水”(蠡鱼)、“下十二水”(茺华)、“下水气”(蓼实、水萍)的表述,其区别仅在于所“下”之“水”的种类不同。结合瓜蒂、苦瓠条“主大水”的记载可知,“大水”是一病证名。因此,在“下水”类的功效中,“水”应是指某一具体病证,如“大水”“十二水”“水气”。

“下”,为指事字,《说文解字》曰:“底也。”^{[4]5}其在上古汉语中引申有“去除”的含义,《周礼》载“司民掌登万民之数……岁登下其死生”,郑玄注“下,犹去也,每岁更著生去死”^[5]。

“水”,为象形字,甲骨文字形像水流动之形,本义为河流,在医学文献中作为具体病证名称时则有其特定含义。考先秦两汉医籍,出土的简帛文献中即有“水”字用例,如张家山汉简《脉书》13简记载:“腹盈,身、面、足、胫尽消(消),为水。”^[6]此处将“水”定义为腹部独肿而其他部位消瘦,即后世所言鼓胀,属水邪泛滥为肿之病证。传世文献如《黄帝内经》中,“水”作为病理之水的病证名时亦多指水肿,如《灵枢·水胀》言:“水始起也,目窠上微肿,如新卧起之状……足胫肿,腹乃大,其水已成矣。”东汉张仲景《金匮要略·水气病脉证并治第十四》中亦有风水、皮水、五脏水等不同类型之“水”,由条文描述可知其症状皆以身肿为主。《千金食治》《本草纲目》中所引《本经》原文赤小豆“下水”作“下水肿”^[7]的记载亦可佐证《本经》“下水”实指“去除水肿”。如前述,在这一时期的医籍中,“水”作为病证名称多指代水肿,但有不同类型之分,身体肿胀的部位也不尽相同。

归纳之,“水”作为病证名称常指代水肿,“下”引申有“去除”的含义。“下水”形象地描述了在药物作用下,高出其他部位的水肿面下降,以恢复正常。

1.2 “肢体浮肿”指知母针对四肢的浮肿疗效最为显著

《本经》中具有“下水”功效的药物共7味,分别是知母、秦艽、茅根(其苗)、赤小豆、皂荚(《新修本草》森立之辑本中有“下水”二字)、瓜蒂、苦瓠,其中知母、瓜蒂、苦瓠3味药记载了具体的肿胀部位,分别为肢体浮肿、身面四肢浮肿、面目四肢浮肿。此外,在主“下大水”的蠡鱼及“下水气”的蓼实条目下亦记载有“面目浮肿”的主治症状。可以看到,这些药物虽然都有消水肿之功,

但治疗的肿胀却有其特定部位,此种现象应当如何理解?早期本草著作是汇集各地散在药物知识而成的,其素材都源于原始的医疗记录^[8]。《本经》中对于相似主治功效的重复、强调记载更像是不同医家的经验汇总。也就是说,《本经》载知母“下水”消除水肿外,特别注出其主“肢体浮肿”,或说明有经验表明其对肢体浮肿具有明显的疗效。现代本草专家祝之友教授认为知母所主之“肢体浮肿”多指肢体关节肿胀^[9],可作参考。

2 古医籍中知母主“肢体浮肿”“下水”方剂举隅

历代医家多有应用知母主“肢体浮肿”“下水”之功。张仲景《金匮要略·中风历节病脉证并治第五》载:“诸肢节疼痛,身体尪羸,脚肿如脱,头眩短气,温温欲吐,桂枝芍药知母汤主之。”桂枝芍药知母汤对应有三焦无所御、水饮内停之机。《说文解字》曰:“脚,胫也。”^{[4]571}胫,即小腿。水湿下注,不仅会导致关节变形,小腿亦肿胀、麻木;水湿上冲,则头眩短气;水湿中阻,则温温欲吐。^[10]故此虽属历节病,但仍有湿滞饮停水肿之势,“脚肿如脱”正与知母主治“四肢浮肿”相对应。宋代《普济本事方》中有知母汤,药用知母、麻黄、黄芪、甘草、羌活、白术、枳壳,治疗“游风攻头面,或四肢作肿块”^[11]。方中知母用量最大,恰可治疗“四肢作肿块”之症。许叔微在后附有医案1则:“有一达官,其母年七十中风……一日面浮肿,手背亦肿……予曰:《素问》称面肿曰风,足胫肿曰水……予乃进升麻牛蒡元参汤,继以知母汤,三日悉愈。”^[11]升麻牛蒡元参汤为消肿祛风之剂,与知母汤合用可以增强利尿作用以消手背肿胀,“三日悉愈”说明二方疗效甚佳。清代医家陈修园在《时方妙用》肿篇中创立消水圣愈汤,方以二钱知母和牡桂为主药,主治“两手脉浮而迟,足趺阳脉浮而数”之水肿^[12]。陈氏于方后指出“知母治肿,出自《神农本草经》”,并称此方为“治水第一方”,若诊法丝毫不错则“一服即验,五服痊愈”^[12]。此外,《备急千金要方》治疗“有人患水肿,腹大,四肢细,腹坚如石,小劳苦足胫肿,小饮食便气急”^[13]以及《外台秘要》引《古今录验》治疗“寒热当风,饮多暴肿,身如吹,脉浮数”^[14]的泽漆汤中亦包含有知母一药。由条文记载可知,两处方剂的临床表现均无里热炽盛或阴虚内燥之象,且《备急千金要方》中还补充有“宜服此药,微除风湿,利小便,消水谷”^[13]。因此,两处方剂同用知母配伍海藻、茯苓、秦艽,应为取其利尿消肿之功。

综上所述,医家应用知母治疗身肿,尤其是用以治疗四肢肿胀,多获良效。

3 知母主“肢体浮肿”“下水”功效湮没原因探赜

3.1 知母“下水”功效表述的转变

3.1.1 “下水”-“通小肠”-“利小便”非完全同义转变

《本经》之后,《名医别录》中已无知母主“肢体浮肿”“下水”的记载,但首次提出了“多服令人泻”的弊端^[15]。而后《药性论》载“知母,主治心烦躁闷,骨热劳往来,生产后蓐劳,肾气劳,憎寒虚损,患人虚而口干,加而用之”^[16],亦无“下水”功效的表述。吴越天宝年间《日华子本草》载“知母,治热劳,传尸症病,通小肠,消痰止嗽,润心肺,补虚乏,安心,止惊悸”^[17],指出知母有“通小肠”之功。小肠主泌别清浊,小肠通则水液、糟粕各走其道而二便利,二便利则水肿消。由此推测,《日华子本草》或许是从知母如何“下水”的角度来记录此功效,然现已无从可考。金代张元素《医学启源》云:“知母,作利小便之佐使。”^[18]其首次指出知母有“利小便”之功。自此以后,本草书中除引用《日华子本草》原文外,再无“通小肠”的记载,知母“利小便”似乎代替了“通小肠”的功效。金元时期李东垣《用药心法》谓:“凡小便不利,黄柏、知母为君。”^[19]明代蒋仪《药镜》中称:“知母……下令小便之长而不浊。”^[20]这一时期,由于诸多本草节抄《本草纲目》引李东垣“黄柏、知母大苦寒之药,以补肾与膀胱,使阴气行,而阳自化,小便自通”^[21]的观点,故“利小便”逐渐成了知母功效的关键词。近代亦有学者认识到知母“利小便”的作用,如《冉雪峰本草讲义》将知母归于利尿药,与猪苓、泽泻同类^[22]¹⁹⁵;《中国药学大辞典》中讲知母“小便热闭不通,用之有利尿之效”^[23]。但以上本草均只言知母利小便,并未将其与消水肿相联系。仅少数本草,如《本草备要》^[24]《药性通考》^[25]《罗氏会约医镜》^[26]中记载有知母“利二便,消浮肿”“小便利则肿消”。综合来看,知母“通小肠、利小便是为消水肿”的观点并非医家共识。《本经》载“秦艽,主寒热邪气,寒湿风痹,肢节痛,下水,利小便”^[1]⁶¹,即说明“下水”与“利小便”非完全同义关系。

3.1.2 上述功效转变所致知母主治病证的变化 知母“下水”本是针对治疗水肿之症,而“通小肠”“利小便”的出现,使得知母临床应用的重心逐渐偏向于二便不利、淋证等病证,其治疗水肿的作用反而被遮蔽。一些药性歌赋或临床实用型本草,如龚廷贤《药性歌括四百味》曰“知母味苦,热渴能除,骨蒸有汗,痰咳皆舒”^[27]、张秉成《本草便读》言“知母,退肾脏有余之阳,清阳明独胜之热,治风消燥咳”^[28]等,更是只关注知母清火润燥之功,而无“下水”功效的记载。在此背景下,知母消水肿的功效逐渐湮没。

3.2 药效解释下知母主“肢体浮肿”“下水”功效的边缘化 每种中药相应的功效是该药材与生俱来的,也是客观存在的,并不会因人们的认识与否而发生改变^[29]¹⁶⁵。但事实上,医家对药效的判定往往会受到个人经验的影响。

3.2.1 本草著作多将“下水”视为“清热”的间接效果

通览本草著作可见,在儒家理学思想的影响下,医家开始注重药效机理探讨,至明清时期则愈演愈烈。医家多将知母主“肢体浮肿”“下水”视为是其清热功效的结果,如明代缪希雍《神农本草经疏》言“清热滋肺金,益水脏,则水自下矣”^[30];清代张璐《本经逢原》曰“下水,补不足,益气,乃湿热相火有余,烁灼精气之候,故用此清热养阴,邪热去则正气复矣”^[31];此外,清代姚球《本草经解要》谓“热胜则浮,火胜则肿,苦能清火,寒能退热,故主肢体浮肿也”^[32],亦是主“肢体浮肿”作为苦寒清热的结果。但是,能够指导临床用药的功效主要是药物的直接功效^[29]¹⁹⁷,加之明清时期兴起了“四字为文”的功效术语形式,并且在辨证论治理论体系下,对证功效逐渐成为中药功效的主体^[3]⁵¹。这些因素共同导致现今各版本《中药学》教材仅记载知母清热泻火,而不再提及其消水肿的作用。

3.2.2 医家对桂枝芍药知母汤中知母主“肢体浮肿”的忽视 上述所举知母“下水”的方剂中,桂枝芍药知母汤是现今临床中使用频率较高的一首,但多数医家在阐释本方知母功效时,往往偏重其养阴清热之效,而忽略了其主“肢体浮肿”之功。如沈明宗认为知母可保肺清金以使治节^[33];尤在泾《金匱要略心典》称“知母、甘草除热于中”^[34];《金匱要略》教材将芍药、知母同论,认为二者可益阴清热,以防风湿化热^[35]。仅部分学者^[36]认识到知母“下水”之功,使用此方治疗水肿时指出“其应用要点在知母量倍于附子,既可抑桂附之温燥又具下水消肿之功效”。

对临床常用方的解读如此,本草又多强调知母清热的直接功效,二者相因,知母清热之功深入人心,消水肿的功效被边缘化。

4 知母“下水”功效的现代研究

近年来有关知母“下水”功效的药理研究已逐步展开,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其作用机制。如高鑫^[37]研究发现,知母可以通过调节垂体-肾上腺轴功能改善肾功能,促进下焦水肿消退;通过提高胃排空率、小肠推进率促进胃泌素的分泌,以提高 D-木糖排泄率从而改善中焦水肿。笔雪艳^[38]将知母拆分为多糖、乙酸乙酯层、正丁醇层和水层组分,结果发现多糖及正丁醇层组分对水负荷大鼠均具有显著的利尿作用。卢芳等^[39]通过建立水负荷模型发现,知母水提物可以通过降低水通道蛋白表达,抑制机体对水的重吸收,从而起到利尿作用。

在临床应用方面,颜东明^[40]以知母易越婢加术汤中的石膏治疗 31 例邪热犯肺之风水证的患者,临床体验优于越婢加术汤原方,总结言“盖石膏但能清热,不能利尿”;四川名医刘梓衡^[41]用桂枝芍药知母汤治疗风

湿性心脏病引起的水肿,症见通身肿胀、腹大如箕、腿脚肿大,患者服药后小便次数增多,而后全身肿胀大消,其中以腿脚部位的水肿消退最为显著。

这些临床经验与实验研究相互印证,表明古医籍中记载的知母“下水”功效确有科学依据,在治疗水肿类疾病中有着独特价值和潜在应用前景。

5 结语

总而言之,《本经》中知母“下水”是指“去除水肿”的功效,“肢体浮肿”是指其针对四肢浮肿疗效最为显著,历代医家应用知母“下水”时亦以治疗四肢肿胀的记载最为突出。但是由于知母功效表述从“下水”到“利小便”的转变,其临床应用的重心逐渐偏向了二便不利等病证,加之医家对知母清热功效的强调、中药功效记载囿于“四字为文”的形式等原因,知母消水肿的功效逐渐被掩埋。

药物功效变迁是本草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普遍现象,是社会、经济、文化等多重因素在不同历史背景下共同作用的结果。例如,疾病谱的变化、药物市场需求的驱动、中医理论的转变、儒家理学思想的影响等皆会反映到药物功效中,进而推动其功效演变。具体到不同的药物,其影响因素则各有偏重,需要依据不同药物的特点进行针对性分析。中药功效是在医学实践中逐步形成的,重新审视古存今失的中药功效有助于发掘医家宝贵的用药经验,拓展中药的临床应用范围,更好地服务于公众健康。

参考文献:

- [1] 佚名.神农本草经[M].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6.
- [2] 国家药典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0年版):一部[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20: 222.
- [3] 钟赣生.中药学(新世纪第四版)[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6.
- [4] 许慎.说文解字今释[M].长沙:岳麓书社,1997.
- [5] 陈伟.楚简册概论[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12: 183.
- [6] 周祖亮,方懿林.简帛医药文献校释[M].北京:学苑出版社,2014: 348.
- [7] 尚志钧.神农本草经校注[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8: 180.
- [8] 郑金生.药林外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9, 36.
- [9] 赵文景,申子龙.神农本草经讲堂实录[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22: 129.
- [10] 石少华,许宗颖,于瀚,等.桂枝芍药知母汤方证解析[J].中医药学报,2019, 47(3): 27-28.
- [11] 许叔微.普济本事方[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7: 68.
- [12] 陈修园.时方妙用[M].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 38.
- [13] 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M].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 325.
- [14] 王焘.外台秘要[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55: 555.
- [15] 陶弘景.名医别录[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6: 122.
- [16] 甄权.药性论[M].芜湖:皖南医学院科研科,1983: 24.
- [17] 佚名.日华子本草[M].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5: 61.
- [18] 张元素.医学启源[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7: 112.
- [19] 李东垣.用药心法[M].北京:学苑出版社,2011: 210.
- [20] 蒋仪.药镜[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5: 68.
- [21] 李时珍.本草纲目(上册)[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 727.
- [22] 冉雪峰.冉雪峰本草讲义[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6.
- [23] 《中国药学大辞典》编委会.中国药学大辞典[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0: 727.
- [24] 汪昂.本草备要[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8: 84.
- [25] 清代太医院.药性通考[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6: 271.
- [26] 罗国纲.罗氏会约医镜[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5: 518.
- [27] 龚廷贤.药性歌括四百味[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58: 8.
- [28] 张秉成.本草便读[M].北京:学苑出版社,2010: 26.
- [29] 张廷模.中药功效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3.
- [30] 缪希雍.神农本草经疏[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7: 118.
- [31] 张璐.本经逢原[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7: 34.
- [32] 姚球.本草经解要[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6: 29.
- [33] 沈明宗.张仲景金匱要略[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5: 58.
- [34] 尤怡.金匱要略心典[M].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 38.
- [35] 范永升.金匱要略(新世纪第四版)[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6: 60.
- [36] 乔洪华.桂枝芍药知母汤应用举隅[J].安徽中医学院学报,1999, 18(1): 39-40.
- [37] 高鑫,黄芩,玄参,淫羊藿、知母对三焦水肿治疗作用的药效学比较研究[D].哈尔滨:黑龙江中医药大学,2017.
- [38] 笔雪艳.知母性味的物质基础研究[D].哈尔滨:黑龙江中医药大学,2014.
- [39] 卢芳,万伟霞,刘树民,等.基于水通道蛋白的知母利水功效研究[J].药物评价研究,2019, 42(5): 873-877.
- [40] 颜东明.略谈知母的利尿作用[J].陕西中医,1995, 16(5): 231.
- [41] 刘梓衡.刘梓衡临床经验回忆录[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12: 11-13.

编辑:马丽亚

收稿日期:2025-02-21